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套中人



连环画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套中人

Tao Zhong Ren

原著：〔俄〕契诃夫

改写：泠泠 佛碧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套中人/(俄罗斯)契诃夫著;泠泠,佛碧改写.-北京:

连环画出版社,2005.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ISBN 7-5056-0585-2

I.套... II.①契...②泠...③佛...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1481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套中人

Tao Zhong Ren

原著:〔俄〕契诃夫

改写:泠泠 佛碧

绘画:魔法熊工作室

封面设计:奇艺堡图文

责任编辑:李雪竹

连环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80 千字 插页:10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ISBN 7-5056-0585-2

印数:5001-12000 定价:8.80 元



内容简介

契诃夫的小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他的名作《小公务员之死》《万卡》《苦恼》《变色龙》等，被许多国家选为文学教材。他创作的典型人物“变色龙”“套中人”“宝贝儿”等，不仅丰富了文学人物的画廊，也成了某类人物的代名词和别号。

契诃夫(1860—1904)，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最著名的世界中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题材多样，寓意深刻，风格朴素而简练，幽默而生动，耐人寻味。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称契诃夫为“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说他的小说“写作手法已经登峰造极”。

套中人

Tao Zhong Ren

目 录

变色龙	1
渴睡	7
苦恼	16
套中人	24
万卡	39
小公务员之死	45
宝贝儿	50
脖子上的安娜	
上篇	68
下篇	79
带小狗的女人	
初遇	89
热恋	94





相思	100
没有结局的结局	108
歌女	113
胖子和瘦子	123
跳来跳去的女人	
出嫁	127
浪漫的生活	131
特别的爱	137
出轨	140
失落	144
宽宏大量	150
羞辱	155
悔恨	159



变色龙

市集广场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着大门，无精打采的，就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

警官奥斯美洛夫向广场走来。他穿着崭新的大衣，手里拿着个公文包。他的身后，跟着个警察，端着一个箩筐，装着满满的醋栗，那是他们刚刚没收来的。四周一片寂静。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東西！”寂静里，忽然传来一阵说话声。

“伙计们，快抓住它，别让它跑了！抓住它！哎哟，……哎哟！”

接着，又有狗的尖叫声响起来。

警官奥斯美洛夫往那边一看，只见从木材场里窜出一条



狗来。这条狗一边用三条腿跑路，一边不住地回头看。狗的后面，有一个人紧紧地追来，嘴里气喘吁吁地喊着：“别让它跑了！”渐渐地，他追上了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了狗的后腿。顿时，狗叫声和人喊声响成一片。

人们被响声惊醒，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店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的门前就聚集了一群人，就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似的。

“好像出什么事了，长官！……”

奥斯美洛夫不动声色地微微把身子向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

木柴场门口，抓狗的那个人正站在那儿，举着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众人看：“这个混蛋，它咬了我！我要剥了它的皮！”他身上穿着一件花衬衫，外面的坎肩敞开着，扭曲着的脸一看就是喝得半醉的样子。他，就是首饰匠赫留金。

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色的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前腿劈开，浑身发抖，正坐在人群的中间。它的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里出了什么事？”警官奥斯美洛夫挤进人群，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的手怎么了？”

“长官，我本来走我的路，并没有招谁惹谁……长官，”首饰匠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道，“我正跟人谈木材的事，忽然，这条狗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它是个坏东西……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做的活都很细致。现在，也许我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所以，得赔我一笔钱才成……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警官奥斯美洛夫动了动眉毛，咳嗽了一声。

“好。这是谁家的狗？”警官奥斯美洛夫严厉地说，“这种事我不能不管。我要拿出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咬人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一点儿厉害瞧瞧！……你，叶尔迪宁，”他对跟着他的警察说，“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写个报告上来！不许拖延！这条狗得打死才成，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像是席加诺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席加诺夫将军家的？嗯！……叶尔迪宁，把我身上的



大衣脱下来……这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

警官奥斯美洛夫转身对首饰匠说：“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它身子矮小，可是你，人人都看得到，你长得这样高大，它怎么能够得到你的手指？你的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可你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的钱。你这种人哪，谁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是知道你们这些家伙！”

“长官，是他把雪茄烟戳到狗的脸上，拿它开心。这条狗呢，也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赖，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首饰匠急了，“你的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八道？长官是个明白人，看得出谁胡说……上帝保佑！我要是胡说，就让法官审判我好了。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实话跟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沉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大都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哦，我也知道。将军家的狗都是名贵的狗，各个都是良种狗，哪像这条狗，鬼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这样的狗要是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么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眨眼的工夫就会叫它断了气！你，首饰匠，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它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吞吞吐吐地说，“它的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的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的一条狗。”

“没错，是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

“嗯！……叶尔迪宁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上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就说这条狗是我找到，派你送去的……也许它是条名贵的狗，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要是每个傻瓜都拿雪茄烟往它脸上戳，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的那根愚蠢的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好了……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一下。你看看这条狗，是将军家的吗？”



“瞎说！将军家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去问了，”警官奥斯美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厨师继续说，“可是，它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是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符拉季米尔·伊凡诺维奇来了？”警官奥斯美洛夫问，他的脸上洋溢着欢喜的笑容。“哎呀，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在这里住一阵吧？”

“是呀，要住一阵……”

“哎呀，主啊！……他是惦念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你把它带回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它真机灵，他把这个家伙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哈哈！……噢，你为什么发抖？呜呜……呜呜……你瞧，它生气了，小东西……”

厨师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材场。

首饰匠苦着脸，那群人对着他哈哈大笑。

“你等着，我早晚要收拾你！”警官奥斯美洛夫威胁他说。然后，他把身上的大衣裹了裹，穿过集市的广场，径自走了。



渴 睡

已经是深夜了，十三岁的小保姆娃丽卡还不能睡觉，她不停地摇着摇篮，嘴里哼着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睡吧，好好睡，

我来给你唱个歌

.....

摇篮里躺着一个娃娃，他一直在哭，现在已经是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仍然叫个不停。娃丽卡却已经困了。她的眼皮粘在一起，脑袋往下耷拉着，脖子又酸又痛。她的眼皮也好，嘴唇也好，都不能动一下。她觉得自己的脸好像枯干了，变成了木头，脑袋也小得跟针尖一样，而且，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Tao Zhong Ren

套中人

睡吧，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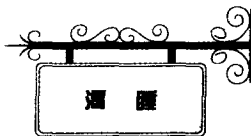
我会给你煮点儿粥

……

火炉里有只蟋蟀在叫。隔壁的房间里，老板和帮工阿法纳在打鼾……摇篮吱吱咯咯，娃丽卡本人嗯嗯啊啊地哼着，这一切合成了一支夜间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听，一定是舒服极了。可是这对娃丽卡来说，却分明是一种刺激，让她感到苦恼。因为它催人入睡，而她却是万万也睡不得的。要是娃丽卡一不小心睡着了，老板就会把她痛打一顿。

神像前面点着的那盏长明灯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天花板上，映着长明灯照出来的一大块绿色的斑点，同绳子上晾着的尿布以及黑色的裤子的阴影一起，此刻活动起来，爬进娃丽卡半睁半闭的眼睛里，在她那半睡半醒的大脑里合成朦胧的幻影。就像一块块的乌云在天空中飘来飘去，像小娃娃一样啼哭。后来，刮风了，吹散了乌云，娃丽卡看见一条宽阔的大道，泥泞的路面上，有一长串的货车和背着行囊的行人，阴影在人前人后摇闪不定。忽然，那些行人和他们的阴影一起倒在地上的淤泥里，睡熟了……乌鸦和喜鹊停在路旁的电线上，像小娃娃那样啼哭着，极力要叫醒他们……

睡吧，好好睡，



我来给你唱个歌

.....

娃丽卡哼着，她看见在一个乌黑而闷热的农舍里，她的父亲叶费木正躺在地上打滚，嘴里哼哼唧唧的。她则躺在炉台上，没有睡。她看不清父亲，只能听见他的牙齿打颤时发出的声音。就像连连击鼓那样：“卜——卜——卜……”

父亲疼得说不出话来，她的母亲跑到庄园去了，对老爷说叶费木就要死了。她已经去了很久。后来，娃丽卡听见有人坐车到农舍这边来了。原来老爷打发一个年轻的医师来了——这个医师刚巧到老爷家里做客。医师走进农舍，咳嗽一声，关上门。

“点上灯，”他说。

“卜——卜——卜……”父亲喘着气。

母亲扑到炉台边，开始找那个装火柴的破罐子。黑暗中，一片沉默。医师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一根火柴，点亮了。

“我去去就来，老爷，去去就来。”母亲说着，跑出了家，过了一会，她拿着一个蜡烛头回来了。

父亲满脸通红，眼睛闪闪发光，目光显得特别尖利，好像能穿透屋顶和医师似的。

“你怎么了？想干什么呀？”医师说着，弯下腰凑近他。



Tao Zhong Ren

套中人

“哎！你病了很久吗？”

“什么？你说什么，老爷？要死了，老爷，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活下去了……”

“别胡说……我们会把你治好的。”

“谢谢了，老爷！随便你，不过我们心里明白……要是大限已到，那就没有办法了。”

医师在父亲的身边忙了一阵，然后直起腰来，说：

“我没有办法……你得到医院去动手术。要马上动身……一定去！时间可能晚了点儿，医院的人都睡了，不过没有关系，我给你写个字条就是。你听见了吗？”

“可是，老爷，叫他怎么去呢？”母亲说。“我们又没有马。”

“没关系，我去跟你的主人说一声，他们会给你马的。”

医师走了，蜡烛也熄灭了，“卜——卜——卜……”的声音又响起来……过了半个钟头，有人赶着车到农舍来。父亲收拾妥当，就坐车走了……

一个美好晴朗的早晨来临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小娃娃在哭，娃娃卡听到有人用她的声调唱道：

睡吧，好好睡，

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

母亲回来了。她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小声说：

“昨天夜里，他们给他动了手术，可是到了早晨，他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他们说治得太迟了……应该早点儿去才对……”

娃丽卡走进树林，在那儿痛哭。忽然，有人打她的后脑壳，使得她一头撞在一棵桦树上。她抬起眼睛，看见她的老板——那个鞋匠站在她的面前。

“你是怎么搞的，贱丫头？”他使劲拧她的耳朵，说：“孩子在哭，你却在睡觉？”

娃丽卡摇了一下头，又接着摇那个摇篮。绿色的斑点、裤子和尿布的阴影摇摇晃晃，不久就又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又看见了那条布满稀泥的大道。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经躺下，睡熟了。娃丽卡看着他们，恨不能也能睡上一觉才好。她很想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可是母亲却催促她快走，因为她们要赶路到城里找活儿做。

“看在上帝的份上，赏几个钱吧！”母亲遇见行人就央求道。“发发慈悲吧，老爷！”

“把孩子抱过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她说。“把孩子抱过来呀！”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粗暴中带着怒气。“你